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別集卷四

五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十七

集部

震川別集卷四

明 歸有光 撰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

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  
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駕馬三其良之數  
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始牧夏庠馬  
冬獻馬射則充樵質茨牆則翦鬪疾則乘治之牧地則  
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  
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  
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  
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  
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  
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  
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  
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  
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

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  
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  
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圻牧  
之盛衛文公騅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  
馬其詩曰駟騏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騶驪是  
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  
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  
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

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

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



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  
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  
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  
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駉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  
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為假馬毋歸  
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  
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駟駉諸監  
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

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  
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  
官鴻門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  
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健為有漢平苑皆太僕  
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  
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  
豐美用為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  
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

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

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  
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  
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靈三曰  
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  
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  
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  
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  
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

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  
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  
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  
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  
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  
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  
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  
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

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  
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  
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  
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  
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  
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  
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  
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抵無復開元天寶之

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  
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  
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為唐得人專其職也  
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  
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  
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  
州之畜為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  
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

之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  
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  
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  
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  
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  
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  
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  
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北國之所



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  
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  
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  
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  
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  
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  
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  
數外是貴市於外國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

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厯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北邊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

間馬大蕃息夫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  
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衛則  
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  
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  
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  
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  
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  
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

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火山保德奇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畜一

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  
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  
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  
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  
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  
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西北或已為  
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  
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

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玄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豐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

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

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為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為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為大名監洺州為廣平監衛州為淇水監鄭州為原武監同州為沙苑監相州為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為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



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  
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  
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為單鎮移于長葛蓋  
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  
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為相銳然有  
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  
其後又變而為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  
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效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

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

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

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

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驂驥院總司

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

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

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

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

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

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  
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  
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  
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  
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  
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  
為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厯中嘗詔河北  
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叅考申行之於是始

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

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痺劣亡失者責償

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  
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  
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  
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  
更為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  
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  
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

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  
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  
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  
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  
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  
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  
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

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



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  
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  
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  
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  
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  
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為  
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  
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

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馬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

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

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為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凡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橐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橐一百五十束詔毋

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  
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  
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  
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  
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  
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  
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  
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

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  
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  
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  
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  
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  
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  
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  
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

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

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  
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  
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  
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樞密  
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  
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  
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  
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



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  
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  
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  
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  
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  
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  
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  
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

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

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硤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

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  
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  
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  
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  
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  
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  
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  
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

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右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

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為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給地牧馬猶為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為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牧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

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

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圓綱遣殿侍部送赴  
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社每  
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  
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  
路招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  
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苛嵐火山  
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

戎保安軍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陝則  
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  
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  
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  
鎮戎軍而已大抵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  
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  
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劵馬歲置萬五千  
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



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  
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  
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  
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  
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  
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  
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  
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

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  
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  
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  
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  
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  
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  
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賈佐外  
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伯

翳其後世亦為朕息馬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掌  
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  
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健兒頂髻徒跣  
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  
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自遂其生况置之硯陘  
無所殷畜或禾稼稻杭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  
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為特盛雖唐  
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

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  
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  
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  
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為  
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  
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  
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  
乳車之名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

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徵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  
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  
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  
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  
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  
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

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閒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来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北邊有占為已草場山場者論之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繻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

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  
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  
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  
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  
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  
為彼處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  
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  
外國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本資

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外服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賞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為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



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  
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  
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  
謹烽燧設信炮猝有緊急一時可知北寇上馬動計萬  
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  
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  
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  
觀其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  
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彼之為北邊患久矣歷  
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  
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  
為我邊患矣太祖既迫元主走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  
而殘梗遺孽不能無犯境諸王往往輕出塞上在兵間  
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  
之制令重臣招諭蓋北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

能搏之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  
馭外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  
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  
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  
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  
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  
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

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興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索泉駒駉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為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永初初越舊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健  
為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  
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為夏卿太僕  
漢為中二千石梁列為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  
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抵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  
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驛驢署入  
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  
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

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  
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  
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  
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  
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仿周官敘太僕之職為詳別  
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  
騏驎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  
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

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駟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因

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闕於太僕  
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  
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  
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  
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  
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敵苑  
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  
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  
駟也房為龍馬又禮夏官禁原蠶天文辰為馬精龍與  
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  
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  
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  
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為朕虞佐舜調馴鳥獸  
其後費昌仲衍世為御有功列為諸侯而造父幸於周

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為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夫丘豈以栢翳為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盖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

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  
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  
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  
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  
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  
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為通祠弘治二年學  
士王鏊為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  
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

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  
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云既伯  
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  
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  
千里世傳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馬者因詔  
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  
旁為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  
事其辭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陞辭返必廷復其

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圻墜藩級蹙圯沮洳穢翳八畜  
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  
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  
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  
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  
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湏完  
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閤啓閉以時過者祇肅是役  
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

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飲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為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元垂意焉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銘曰猗猗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

言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  
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  
維致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  
才興亦以愾毀琢石鏡詞爰告無止世宗虔事上玄嘉  
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  
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  
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  
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桐乳天子之

玉食資馬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蔡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



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  
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  
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  
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  
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上  
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  
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  
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

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  
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  
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  
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  
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  
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

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  
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  
民亦然今日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  
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  
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為後圖此王者之道  
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  
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  
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天子新

即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  
誅求鈎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  
得是何不為之名以予民乎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為  
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  
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  
子慈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為採歷年蠲令悉  
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為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  
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  
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  
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  
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  
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  
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  
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

母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顓顓為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為他給及貸用非挈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

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為之長慮也

震川別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十八

集部

震川別集卷五

明 歸有光 撰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  
干大政非女后之義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  
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絲毫間隙又

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啟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闈而偏徇培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

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  
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天憲太后出  
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  
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  
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矣其如  
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  
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  
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  
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  
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鉤牽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脩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

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為之流涕以為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耶盖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龍而閹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邴蔡逞其亮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為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悔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邕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已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

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怠

論曰不怠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為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額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  
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  
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太宗正有家  
法袒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踈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  
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  
也

###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

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高錫耳至  
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盟饋之禮其意義  
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  
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  
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為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  
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

王溥鮮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  
仁浦以黃鱗之激起為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美無遺策  
其才技皆見於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於禪代  
之間而仁浦倒印激起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  
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  
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為不可除之

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為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為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由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

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於自然也全斌竇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為戮江左未平而姑為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蓋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為元臣列於大猷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為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於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  
組織踈謬尤為可笑多遜狹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  
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  
知所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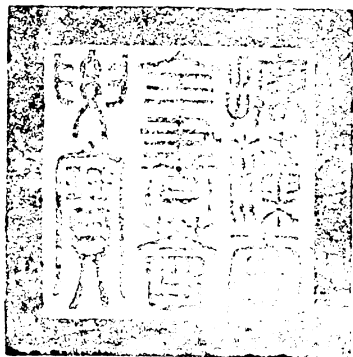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為先施於政則  
以愛民為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

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畧於簡細固亦宜然然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別集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錄監生臣沈東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別集卷六

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十九

集部

震川別集卷六

明 歸有光 撰



紀行  
已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  
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  
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

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刳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鵬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為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為禮闈同考在內廉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為恨為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為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

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持卷  
倦未嘗不在公也又為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  
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  
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  
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  
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  
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為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

有也揭曉後曾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  
為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廉同官言之然此乃命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鉛山費憄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過泉州  
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  
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徃徃  
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  
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



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廉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  
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  
平亦予之褊也

已未禮闈易題節六四文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使  
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  
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  
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  
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毀

萬言中用此八字為罪語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  
久不第高時為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  
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  
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  
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  
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鳥獸魚鼈  
莫不咸若房考大剗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為嬉  
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

十一史不知為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與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為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為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

非其能自為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  
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  
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  
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為吾座主不  
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携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為座主  
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  
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為狗所吞人言書為狗吞乃

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那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  
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  
闕親近子美此意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  
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已以繩接人則用  
紕莊周達之入於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  
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為賢乎孔子則  
自言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

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脩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為快適過許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許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為世間未有

之事約與相迎為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  
岸上鼓鼙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  
為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  
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  
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  
之悲

初六日發許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  
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

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蒂於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為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嘉靖三十八年四



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閭門廿七日行二子還  
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  
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  
寅江船與周孺亭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  
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於江中元旦登焦  
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亭聯舟

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亭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

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

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水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汨汨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亭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閫夜與四明王燭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始過渚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冰特船人畏怯時

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  
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種與  
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冰雪壅河同  
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  
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過張秋  
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源  
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  
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昃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

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  
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冰阻先後來者皆聚幾  
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  
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  
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雇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  
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  
村渡滹沱河風極冽屬有河水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  
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

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於婁河西咸雍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隆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統乾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崇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碑承之廻書佛號後題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魚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於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

未嘗不嘆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  
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  
橋申刺至京自興濟冰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  
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鵝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  
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水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丙申  
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

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

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  
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塞  
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朔州東北出通州境東  
南至香河界又流入於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  
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  
河也宿揚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州十餘里宿  
前阻冰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  
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



海時南皮戲青汭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  
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  
相勞問為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  
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歛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  
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  
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  
夫子廟像河許有二童子来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  
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

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  
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  
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  
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  
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  
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遂流自靜海歷  
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  
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牕晚

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昃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  
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荆門大風  
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  
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於此過閘扶南貨故船常滯  
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為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  
幣賄閘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  
至宋尚書祠觀鵞河口汶水來處鵞河口即黑馬溝也  
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於衛南

出二百餘里合于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

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  
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  
正赤如血夜爭新牖舟撈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  
淺漏下二十刻聞牖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牖啓又行  
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  
楊枝插水祈雨來時孺亨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昃孺  
亨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  
停輿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僮從今

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亨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跼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堽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汶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

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  
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滋  
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邵治濟寧皆  
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  
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牐水勢不壯而下流平  
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槩行如飛河  
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  
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

浦趙家園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  
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即合沂泗  
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  
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  
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溜至溜口溜口自馮  
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  
為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  
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



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  
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  
而少嘗見其文因為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  
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魋流裔龔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  
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閭陵  
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  
勒陣東征別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  
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

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  
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勲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  
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  
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瀾潏然非巨  
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復行是日風不  
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白白楊  
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  
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卞縣北山沂水出泰山

至卞入於泗沂泗合流為清河今黃河并入之鄆道元

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

會即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

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

始混為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

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

翳障空蒼下墮圓紅濛汜間真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

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邵城下郴州喻景

曾選來候夜風雨雞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  
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為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  
南旺分而為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  
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尾潏湖口十  
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  
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  
瓜洲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即此  
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

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宣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申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邳城城下掘溝謂之邳江地里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

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洲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昏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

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

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

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

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三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

起登岸岸北邈邈隔碍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

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

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

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

方陸希臯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市  
臯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  
也李旌未冠皆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

還

震川別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二十

集部

震川別集卷七

明 歸有光 撰

小簡

與沈敬甫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  
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

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美里之因此  
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於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  
公孫碩膚赤烏凡凡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  
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為答當以此存心便  
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  
子蓋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堂

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為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為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為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為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和為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美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美為道君子之欲  
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廼可以言執  
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輒以義答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  
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  
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辰為辰王即今之黃辰則  
鄭注草莽者未必是王辰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

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  
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  
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  
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為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當  
直斷為今之黃瓜革挈非也且引王荇與王瓜何與疏  
又疑為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他日考  
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竢覽獸丘即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

史記煩界畫付來諸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

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畧看此書欽甫有授  
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慈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  
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  
婦傳慈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於黃圖識

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得征榜文後時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而不休句曲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蠹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審相愛且勤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為追捕之累罄室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雖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為者不須問江東神郢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疥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

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為之上乘禪也毋更令為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甌餛飩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為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

只為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予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

韓集為業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釋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

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與晦翁  
實相抵牾悟啟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為  
此曉曉得罪於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  
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攸詳平生足跡  
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歎耳次者賈  
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何如

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為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為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兄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如紙誼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揚子雲也又前送鮑令暉以京師為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顧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為行在又

加詆誣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  
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  
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  
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為之輟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



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  
試取評騭不知於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  
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  
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畧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  
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為  
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亭齋所言乃是

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為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於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於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場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

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於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為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庶成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答耳可隨意損益為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

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  
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路須  
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  
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  
為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為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先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緘大怒以為太薄今為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於此外是皆勸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為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為

書求之畏公為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  
錄已鈔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節  
耳甚可歎在位者得毋有武安鄒邑之私耶一時發興  
入梓尋悔之於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州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  
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  
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為之草創討論唯  
俗猥并及麤踈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為得龍門家

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為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  
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  
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  
委且平生不能為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

為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為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見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敬  
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凝冰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  
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瘡非瘡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  
自瘡焉乎虛乎終始乎

為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為家奴侵盜無有矣  
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閨之文讀之誠自謂不愧但徒為  
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  
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甌墮而不顧卞和之玉  
則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亨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獎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  
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  
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  
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為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  
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為之可也如以冊葉強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  
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  
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即此時  
也魚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為人所嘲笑  
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弟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  
一二語答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  
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  
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  
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無家何處歸  
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為書文王之什尋因  
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

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有為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為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魃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照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

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死也寄去僧䟽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於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  
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  
籌也

滄浪生搗阿即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觀欲運量海  
宇不意為此子銷鏤將盡如何西符獲麟反袂拭而稱  
吾道窮子鮮之乎世人真以吾為狂耳

世美堂記可為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  
遇我耳作罷與兒子鳴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  
偈數首獨曾寄孺兄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大  
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  
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  
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為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  
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歎歎鳬短鶴長其悲均也何  
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為苦水如何如何承寄莫不  
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  
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

歲杪人自北還脩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

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還顧望人不覺遷延  
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  
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  
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葺聚上為書齋  
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  
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  
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為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  
既有縣令為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為便自此絕不

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  
論者皆欲為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為隨材而不知  
有光之所苦乃在於犯忤姦豪其為怨毒積毀入於持  
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  
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於此真抱閤擊柝亦安  
也特以為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  
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為言以謝獨述區  
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懌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於世最號為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於其始必能成就之於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曖曖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

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為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  
壘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  
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畫林壑之美玉  
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欵然逾三十餘年  
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乏昨者  
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元

於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為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携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於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

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即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今遣人致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視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為之於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

於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  
殊無望於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即  
歸生平強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茶陵  
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  
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白鬚也內江公尤篤  
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  
弟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與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  
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塗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為相之日更辛苦於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於  
田野朱衣紫綬讒構於朝廷不見河陽之衆反被相州  
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即行不久奉侍恐勞見  
念先此啟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為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  
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

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真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間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為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為當世名流今暫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

為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  
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  
時和聲而謹者猶似有一種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  
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蟻執事提領外臺主  
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  
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  
饒三復所惠詩鮮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  
敢布情悃不一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問不行  
於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為報者比得  
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適也  
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  
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畧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為  
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蹻跣庶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  
東坡先生為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

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為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  
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  
及之輒點污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為西道解之幸勿  
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却報  
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幃帷竟不  
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雒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

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潁川之  
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吏  
吏儒者猶忍為此况臭味不同陰鷲成性者哉僕素受  
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如察是僕反有負於門  
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矧  
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於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

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  
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即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  
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  
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即北轅無後顧憂尤恃  
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東修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  
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

情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即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



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  
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  
可解毋使僕負慚於彼中士民也恃素知讀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為不至無以  
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叱勉北行然  
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適者  
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

文副簿儀聊致臆敬諸不敏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遲廻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媚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信信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別白

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為罪人  
解脫甚可駭此其於僕非直蚊虻之啗膚而已不得不  
恐為知己言之

與于鯉

辛苦為縣尚望俎豆我於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魼鱸  
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  
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起拜攀留無計  
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為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  
婦人所知雖謗譴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  
當亦流傳於苕霅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  
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曾為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  
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

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  
苦心理冤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  
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於彼地之民  
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  
平日不敢虐乳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  
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  
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丈肯留意於此僕三年  
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

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草草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為書道意笠洲亦以曲  
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  
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  
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於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於跖  
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  
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讒者知盛

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間及之朱  
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  
於軍門軍門大官即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為何  
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為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  
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於讒人當惟其所自而

遲究之也計明臺於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掩昧自處於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  
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  
之故為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  
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為門戶闌入之禁至所  
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



俗所以為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不幸

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

憐之者僅不竄謫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

領先人勅命即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

復貽書勤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

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倫道見憐之語

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

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即警歎

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信信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水鮮即謀南歸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為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

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踈濶其為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

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於度外然不能無憤悵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於其間乎此非為不肖亦以為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為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

為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為失望吳興事項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為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此境具知深以為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為人羅織以為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為何如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

免馬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駁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為千仞之翔第不

肯為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  
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  
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  
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謨甫還能具  
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

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遊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遠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為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峯為布  
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  
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即其人不足重矣  
何以彼薦為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  
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

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訛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為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性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白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  
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狂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  
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  
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  
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  
無倦知古人不難為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為實然深用歎  
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

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  
比市價此覺更貴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  
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間多於  
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  
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  
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

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  
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迫遷死殊可  
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  
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  
獄數百事陳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  
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

周興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  
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畧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

院山長昇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  
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亨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  
殊無一事公庭闕然未見南方為吏如此者惟土俗儉  
陋近來務為裁損幾於窮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  
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為言而給事中又

題本欲限年此輩意思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已底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揚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

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  
乃為盡職今世求揚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為五斗  
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  
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  
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  
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  
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為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



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  
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強自抑遏以求  
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  
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  
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  
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叅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

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  
謝矣府中夜卧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  
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為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  
書寄家殊卷為王內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  
想見之即無一字改者但繫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  
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昧

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  
亦頗為不平類有媚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治鑄金金  
豈踴躍自謂我為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  
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  
賢於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於此頗以揚子  
雲寂寞自鮮然思穎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祥

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  
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雒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為門牆桃李之  
光惟鄙人昔在雒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  
居太僕寺南滁有志此舊無志適茲草創然於考牧一  
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徃徃類  
此有可慨者僕所以於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

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  
所在勒石官廨實為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  
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為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  
馬官於太僕為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連日  
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絕無文

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遠菴  
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  
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  
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別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轄

謄錄監生臣沈東昇